

● LIELANG LIELANG

lielang lielang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

猎狼

李维昌 著



狼

吕著



鲁新登字第3号

猎 狼

李维昌 著

*

出版者：山东文艺出版社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发行者：山东省新华书店
电话 610111

印刷者：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

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1.375印张 2插页 245千字
1991年12月第1版 1991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2,700

ISBN 7—5329—0740—6

I·662 定价：5.30元

目 录

- 一 圈套..... (1)
- 二 车站脱险 (13)
- 三 军法处长官邸 (25)
- 四 虎穴救难友 (37)
- 五 奇遇 (47)
- 六 退坡的人 (58)
- 七 大浪淘沙 (68)
- 八 满老太爷被抓 (80)
- 九 血染车站广场 (95)
- 十 山顶争夺战..... (105)
- 十一 对策..... (115)
- 十二 山东路上的枪声..... (129)
- 十三 苗春的困惑..... (141)
- 十四 二姨太探监..... (155)
- 十五 舌头跳海..... (170)
- 十六 算卦先生被捕..... (183)
- 十七 火车上的战斗..... (193)
- 十八 潍城小巷显神通..... (205)
- 十九 爱与恨的决斗..... (216)

二十	为难友报仇.....	(227)
二十一	陷阱.....	(239)
二十二	省城越狱.....	(253)
二十三	梅梅的眼泪.....	(265)
二十四	酒楼飞镖.....	(278)
二十五	面对死神的时刻.....	(290)
二十六	血溅洞房.....	(307)
二十七	木笼里的人头.....	(321)
二十八	黔驴技穷.....	(334)
二十九	海滨沉尸.....	(345)
三十	司令太太失踪.....	(356)

一 圈 套

太阳没落，就被一片血云吞没，象西山上点燃的烈火，映红了大地，映红了胶州湾畔。

苗春立在窗前，心神不安地凝视着，直到这片血云变淡，变暗，变成乌云。如在往常，她会把它当作一种美景，一种奇观，看也看不够。然而今天，却有一种不祥的预兆涌上心头，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疑虑。她慢慢地收回目光，又紧紧盯住窗玻璃上那对大红囍字。才几天时间，就变黄了，象一块破碎的旧布片。那囍字上的四个口字，又象两只老狼的眼睛，向她窥视。随时都会扑过来将她吞掉。

她禁了

幕

就

她话到半截就不说了。

安梦文听她说了半截又吞下半截，就不禁一愣。他也明白，当前局势如此紧张，市委早有决定，一般是不准开会的。明明知道，为什么又开会呢？他不能不担心妻子的安危。

“不去不行吗？”

“不行，说是很急很重要。”

“要不，我去送你？”

“不用，有人跟我一起去。”

墙上的挂钟打了一下，七点半了。她穿上一件紫色旗袍，对着镜子拢了拢凌乱的头发，又说：“梦文，如果今晚我不回来，或是回来太晚，就说明出了问题，你要立即离开这里，不能有半点的犹豫！”

安梦文点了点头，愣愣地看着她。

从街上传来了喇叭声，很有节奏。

她说：“我走了。”

安梦文站在门口，望着她下楼的身影，一颗心忐忑不安。

苗春下楼梯声

去

着灯光昏暗的马路跑起来，不时按一下车把上的喇叭，发出“咕咕”地声音，两眼却警惕地注视着各个角落和来往行人。

晚上，小北风很紧，虽说到了春天，却依然很冷，看不到春意，街上行人很少。车子过了几个路口，就是利津路。一路上倒也平静，没有什么异常，苗春想：“是不是自己多疑了呢？”但内心的警惕却没有放松。

这一带是苦工棚户区，房舍简陋低矮，歪七扭八，街里更是肮脏得不堪入目。那些有钱有势的中国人和外国洋人说来，这里建造别墅，恐怕连脚印都不曾留下过。车夫放慢了脚步，左右环顾着。苗春也探过身子，透过车帘上的玻璃窗，窥视着前方。

又走几步，突然发现有个人影闪了一下，又隐没在黑暗里。苗春急说：

“老鲁师傅，好象有事！”

车夫“嗯”了一声，继续拉车前进。这时候，从巷口出来两个人，一个象是醉汉，嘴里吐着粗俗的脏话，骂骂咧咧。见人力车走近，明知车上有人，依然瞎喊：

“洋车，停……一下，我去火……火车站，我……有……有钱！”那人一手拍着腰走过来。

苗春听声音很熟，忙探身一看，不禁“啊”了一声，原来是市委秘书曲炎平，心里不免犯了惊疑。忙对车夫说：“可能出了叛徒，赶快离开这里！”

车夫老鲁继续弯腰拉车，不紧不慢地走着，对这两个人的出现并不理睬。

这时，另一个人上前喊道：“哎哎，喊你，没听见吗？快停车！”

老鲁歪头瞧去，见他腰间有支盒子枪，知道这人是特务暗探无疑，就大口喘着气说：“怎么没听见，你没看见我车上有客人吗？”

那人喝道：“什么客人，下来，先送我这个喝醉了酒的朋友！”一边说一边去摸腰间的枪。

车夫没搭腔，当走近另一巷口时，才说：“急什么，这不就到了么，送下这位客人再回来，难道不行吗？”

“妈的，什么客人？下来，我要检查！”那人急了，掏出枪来，拦住去路。

“这就下，这就下！”车夫这样说着，却一用劲，冲进小巷里去了。

巷子里无灯，黑漆漆的，他把车子故意一横，便堵塞了小巷的通道。他说：“小姐，请下车吧！”说时，将暗藏在右车把下面的一根二尺长的铁棍抽出来，隐在身后，说：“先生，谁上车？等这位小姐下来……”一个猝不及防，先打倒了带枪的家伙，急转过身来，对着“醉汉”又是一棍，“你这个叛徒！”

两个家伙都倒在地上，却嚎叫着喊人。老鲁趁机架起苗春一只胳膊，飞快地跳过一道矮墙，又翻过一道秫秸篱笆……

不大一会，这儿警察满街，枪声、喊声四起，远处的警笛嘶鸣。

车夫名叫鲁四六，个头不高，三十露头，却有一身蛮力。他是地下党琴岛市委委员，兼做交通，又是人力车公司党支部书记。他以拉人力车作掩护，进行地下党的工作。市委决定，今晚七点半在利津路一处市委机关召开紧急会议。苗春也是市委委员，女工部长。她的新婚丈夫安梦文是四方铁路

大厂的党支部书记。下午鲁四六来通知苗春时，她不禁一愣，心想：几天之前，因省委组织部长伍枫叛变投敌，省委遭严重破坏，负责人大都被捕入狱，一些地方的党组织也相继被破坏了，敌人正在兴头上，党内叛徒又不断出现，在这紧急关头，应停止一切活动才是。今天，市委要召开如此规模的会议，的确不是时候。于是她把自己的担心和疑虑对鲁四六讲了，要他立即反映。鲁四六很同意她的看法，谁想市委秘书长边光说：“市委有紧急工作部署，已经决定，不能改变！”还批评说，“有些同志右倾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意识太重，革命立场也不坚定！”苗春无可奈何，不得不来参加会议，这是党的纪律。

果然就出事了！但其内情，尚不清楚。不过，肯定有叛徒作怪。今天，又有几个人被捕，还不得而知。

鲁四六从小在青岛长大，又拉了近十年的洋车，全市的边边角角都被他跑遍了，哪条马路通哪些街巷，哪些街巷又接哪条马路，全都了如指掌。所以，当他将叛徒曲炎平和一个警察特务打倒在地之后，便同苗春越墙而过，接着又穿越几户人家，到了沾化路的一条半截巷子里。然后又是三转两拐，就钻进储水山里去了。

这储水山上，因建有日本神社，又称大庙山。储水山巍峨、险峻，山上山下树高草密，夜间三人五人藏在这里，纵有千百警察也是难以找寻的。鲁四六和苗春沿着一条石阶小径，跑得满身大汗，停下之后，被海风一吹，又冷得打颤。他们好不容易挨到半夜过后，听听四周没有什么异常，市内也很平静了，苗春才在草丛里抬起头来说：

“鲁大哥，我们还是回市里去吧，在这里能呆到什么时候

呢？今天晚上发生的事，也不知破坏损失情况，还有几个支部和十几名党员要马上通知他们，要迅速转移隐蔽，免得再受损失！”

鲁四六轻轻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应该这样做，可是，我怕敌人早采取行动啦！”

“咳，可是支部是我们党的基础呀，”苗春说，“不管情况多么危急，我们还是设法去告诉他们，能保存一个算一个，如果全被他们摧垮抓去，琴岛地下党再恢复可就很难了！”

“苗春同志，不是我怕死不坚定，”鲁四六有些为难地说，“在这深更半夜，我们俩正被敌人追捕，要是一个人一个人的去通知，不是又落入敌人的圈套吗？那些被通知的人也要遭到逮捕！”

苗春想：鲁四六过去说话做事是很脆快的，今晚上为什么有点婆婆妈妈呢？可经他这一说，又觉得很有道理。但苗春还是坚持说道：“不管情况多么危险，我们也要马上把信送出去，不能看着我们的同志再被敌人抓去！”

鲁四六想了一下，说：“你看这样好不好，我们去找田林嫂，和她一块商量商量。”

“好，找田林嫂好。我们马上就去，一刻也不能耽误了！”

两人悄悄地出了储水山，又偷偷地溜进市内。好在田林嫂家住在外稍，很容易找。当鲁四六用暗号叫开她的门后，两人急闪了进去。在黑影里，田林嫂听他们说了今晚发生的事，惊得差点昏倒。田林嫂镇静一下说：

“你们先在这里避一避，这地方除你老鲁知道外，其他同志还不清楚，眼下是很安全的。我马上就去通知几个支部的负责人。唉，是不是迟了呢？要出问题今夜就出了。”她也有

同样的担心，这种担心也是不无道理的。

苗春急说：“田林嫂，我们能救几个算几个，能保存一个人就有一个人的力量！”

鲁四六补充道：“尽上我们的努力吧，田林嫂，不能眼看着咱地下党全毁了！”

田林嫂看他们着急的样子，说：“我一定做到，请你俩放心！”其实他们的心情都是一致的。

苗春又叮嘱说：“田林嫂，你也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啊！”

田林嫂应着，就去把正在熟睡的儿子小成叫起来，母子嘀咕几句就出门去了……

就在鲁四六和苗春脱险逃进储水山之后，市警察局的大楼内外，依然灯火通明，进进出出的警官和警士都是匆忙地颠跑。在二楼一间豪华的会客室里，只有肥头大耳的满亦纯和瘦骨嶙峋的伍枫坐在紫皮沙发里，一人手里夹着一支烟卷，大玻璃窗上罩着厚厚的帷帘。因为空间大，室内还未显得烟雾腾腾。伍枫看一眼满亦纯，又眉开眼笑地吹牛说起大话来：

“满司令，请你放心，今晚一定会大功告成！过去几天，不论在省城，还是其他地方，没有一次是放空炮的。今晚又部署得这么周密，他们就是插翅，也难以飞出我们的手心。即使有个别漏网的，我们也不怕，可以顺藤摸瓜，采取滚雪球的方法，最终不愁打不尽！”

满亦纯满脸堆起笑容，把烟蒂投进烟缸：“大队长真不亏是捕共专家，有计谋，有胆略，为我除掉一大隐患，满某非常感激！”

“不不，司令过奖了。”伍枫谦恭道，“伍某无德无才，全靠司令指挥有方。就算我有点滴功绩，也是将功补罪之举，不

足挂齿。”

满亦纯仰面大笑，其实笑得有点奸诈：“大队长在省城一举摧垮共党省委，来敝市不过两天，共党琴岛市委即将覆没，我满某是望尘莫及呀！”

伍枫喜滋滋地：“司令又过奖喽！”

两人正谈笑着，保安大队长楚安没敲门没报告就进来了，兴冲冲的说道：“战斗已经结束，不过不太理想！”

伍枫一愣：“怎么？”

楚安知道伍枫会这样问的，便坐在沙发上补充道：“我是说战果还不够辉煌，那个苗春和鲁四六给跑掉了，王而山根本就没到会，今天还伤了我们两个兄弟！”

“唔，是这样的。”伍枫松一口气，随又为楚安鼓气道，“应该说，成绩是辉煌的，只跑了两三个人，怎么不辉煌呢？楚大队长吃累了！”

满亦纯站起来，本想大笑一阵，表示自己的心态，想想不是场合，又不是时候，就没有笑出来。只见他那修剪得棱角分明的胡须抖动了几下：“辉煌，很辉煌嘛！漏掉三两个共犯，也没有什么，要继续追捕。大队长刚才说过，要顺藤摸瓜，一个也跑不掉！”

“对，对对！”伍枫随和着。

现在的伍枫自然欣喜若狂，只是不能过分地流露罢了。他的喜悦隐藏在心田里，不能单纯的显露在脸上，他不能没有这点涵养。然而，这一次的成功，自然又提高了他的身价，增多了他的政治资本。

楚安也站起来：“司令，大队长，人犯都已带来，请……”

满亦纯挥一挥手：“好，就去会一会他们！”

于是，三个人走下楼来，进了一间会议室不象会议室，审讯室而又不象审讯室的房子。房间靠墙处放了几张大连椅，三张三屉桌摆在中间，有几个普通市民打扮的人坐在连椅上，面前都有一个茶碗，他们的手上没有手铐，脚下也没有脚镣，乍一看，似乎是被请来的客人。他们只用眼角瞟了一下，就又垂下头来。

满亦纯三人坐在他们的对面。这时，伍枫象老朋友重逢一般，笑嘻嘻地说：

“辛书记，边秘书长，很对不起的。本来么，跟满司令商量过，请你们几位来商讨一些事情，又怕大家不肯赏光，只好先兵而后礼了。这虽说不太礼貌，不太文雅，又没有好的办法呀！就请辛书记、边秘书长和诸位老朋友多多原谅吧！”随之又看着满亦纯说，“满司令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”

“对对，就是这个意思！”满亦纯频频点头，一手捋着八字胡，脸上挂着不很自然的笑容。“我满某是个军人出身，说话做事粗鲁，不过也爽快，希望你们也爽快点！”

这个被称为辛书记的人，叫辛海寒，是琴岛地下党书记，边光是市委秘书长。他们对伍枫和满亦纯的慈善之心没有什么反应。伍枫见他们一个个垂头在胸，没有什么表情，自觉有点尴尬，勉强地笑笑，又说：

“哎哎，你们喝茶么，想必也都饿了，立即准备饭菜。如果大家愿意，还可以喝上几杯。”随即，他转入正题，想以自身说法来说服他们，“咱们可不可以商量一下，不用我说，你们也都明白，我也是在党多年的人了，论党龄不比你们短，论党内职务也不比你们低。可是以我之见，共产主义在中国是

没有前程的，共产党也不会长久，因为民众不拥戴，政府不支持。所以，我衷心劝说大家，不如弃暗投明。这个，我先走一步了。中国有句古训：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。这句话正适合我们这些血气方刚的人……”

他正滔滔不绝地讲着，忽听到一声喊：“啊，原来你就是共党省委组织部长，当了叛徒之后，还是属于大官之列！可我呢，无党无派，一个摆小摊的市民，为什么把我抓来？”

这时，又有一个人趁机喊道：“原来是当共产党抓来的！凭什么证据？是不是为向上司报功，抓来凑数？”

随之，又有几个人叫喊起来：“我们不是共产党，放我们出去，放我们出去！”有的就站起来，拉着要走的架势。

满亦纯一看火了，“啪”地一声，一拍桌子跳了起来，喝斥道：“反啦！反啦！不是共产党，抓你们来干什么？”

辛海寒扭脸看去，这些叫嚷的，有的是党员，有的他不认识，说不清是不是党员。再看一眼伍枫这个大叛徒，他对被抓的这十几个人中，只有他辛海寒和边光两人是他见过面的，就和颜悦色道：“其实也用不着叫嚷，过后自有定论，真的假不了，假的真不了。我先声明，我不仅是地下党员，而且还是市委书记！”他拍拍自己的胸膛，仇恨地瞪了一眼伍枫。

他的话刚落，又一阵喊叫：

“什么时候定论？先枪毙后定论吗？”

“我们都是平民百姓犯的什么罪？”

伍枫脸色难看，却没有说话。满亦纯按捺不住内心的火气，威胁道：“住口！不是共产党，也可以枪毙！”

“枪毙也不是共产党！”有人针锋相对。

伍枫见已形成了僵局，又嘻嘻笑着说：“司令息怒，请坐

下，我再跟他们讲讲。”但他没有立刻说什么，大概是在想对策，好挽回他的面子。

边光坐在那里，不吭一声，看上去倒很轻松。辛海寒自知不能逃避，早就通报了自己身份。因此，在这个场合也就不能安分了。他早已看得出来，伍枫的脸上有一种难以掩饰的愧疚，便直盯住他，不无讽刺地说：“伍先生，就不必再卖乖了吧，把你脸上那块遮丑布揭开，亮出你那叛徒的嘴脸，让人们见识见识，何必羞羞答答呢？”

伍枫确实没有料到这一着，脸上一阵发紫，渐又发白，一时语塞了。

满亦纯胡子一抖，接过话题：“胡说！伍先生已经任省的清共委员，捕共大队长之职！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你们有看破红尘的，觉醒过来弃暗投明的，我也要委以重任。属顽固蛋的，我也绝对不会客气！”

伍枫苦笑一笑，说：“对对，那就实话实讲吧，我承认我是共产党的叛徒，我也高兴当共产党的叛徒。我的路子走对了，人各有志么，不过，我希望你们悔过自新，共同为党国精诚效力！不愿走这条路的，当然也不勉强，但是……”

“统统杀头！”满亦纯终于咆哮起来，宛如一头发怒的棕熊。

辛海寒没有理睬满亦纯的嚎叫，又追问伍枫：“不错，人各有志，可你昨天还是共产党的领导人，今天又坐上国民党的宝座，持刀杀害共产党人，这又作何解释呢？”

伍枫自知理亏，难以强词夺理，便很不自然地笑了笑：“我们今天讲不清楚，以后再讲，反正你们在我手里攥着，谁都跑不了的！”他又看一眼从未开口的边光，想从他身上打点

主意，为自己多少挽回一点面子，就问：“边秘书长，你哪？”

边光一怔，张口讷讷着，半天没说出一句话来。

昨天，伍枫来到琴岛先找到了边光，因为伍枫知道他一直对省委安排他的工作不满。他认为他能干个省委常委，或部长或秘书长什么的，起码让他担任琴岛的市委书记，哪知道公布了他的秘书长。当时干省委组织部长的伍枫跟他谈的话，最后勉强地接受了，但一直有不满情绪。这次二人见面，伍枫开口就封官许愿，说：“再跟我干吧，没错的，第一步先当琴岛市捕共队长，下步再到省里任职，我是不会亏待你的！”

边光不仅官迷心窍，而且对共产党的前途也很悲观，认为共产主义在中国取得胜利非常渺茫。所以，经伍枫三言五语，就投入了他的怀抱。在研究如何抓捕市委的负责人时，决定同时假捕他边光，便于在狱中策反。可是，两人并没有商量他如何表现，如何说话。因而，伍枫一问，弄得他心慌意乱，不知所措。他讷讷着想了想，突然瞪起了两只眼睛，说：“我是共产党员，决不叛党，杀了头也不叛！”

看他说的坚决，很象个坚强的硬汉。其实，他脸上红一阵，紫一阵，前额冒出了细细的汗珠。

伍枫听了并不怨恨，认为他这样回答是对的，否则不就露了马脚！但他还是勃然大怒，吼道：“好，走着瞧！”

满亦纯也大怒道：“全部押走，用重刑审讯，看他妈的嘴是不是比鸭子嘴还硬！再不认罪，枪毙！”

他们又被铐上了手铐，押走了。